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黎族

绣面与雕身 黎族文身文化研究

丛书 大系 研究



中国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文化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海南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绣面与雕身

黎族文身文化研究

张 杰 张昌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绣面与雕身: 黎族文身文化研究 / 张杰, 张昌赋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1

(黎族研究大系 / 孙绍先主编; 1)

ISBN 978-7-81118-672-7

I. ①绣… II. ①张…②张… III. ①黎族—文身—图集 IV. ① K892.38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4447 号

黎族研究大系丛书

绣面与雕身: 黎族文身文化研究

作 者: 张 杰 张昌赋

策 划: 姚铁军 焦贵平

责任编辑: 焦贵平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有限公司 胡 斌

责任校对: 农雪玲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网 址: 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2

出 版 人: 郭纯生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70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8-672-7 / K·084

定 价: 390.00 元

黎族研究大系丛书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胡新文

编委会副主任

姚铁军（满族） 孙绍先 黄嘉琪（黎族）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安华涛	陈超核	房殿生	符美霞	高泽强（黎族）	
郭纯生	韩立收	黄嘉琪（黎族）	胡新文	焦贵平	
焦勇勤	刘复生	李勇群（黎族）	孙海兰	孙绍先	
唐玲玲	唐启翠	王公法	文丽敏	肖霞	阳 玗
姚铁军（满族）	张昌赋	张 杰	周伟民		



文身是黎族女子人生中的大事，充满庄重神秘的色彩。

黎族文身习俗，历代记录均及于妇女的文身。黎族妇女文身的部位通常为：

- (一) 刺于面颊两侧的颊纹；
- (二) 刺于颈部两侧的颈纹；
- (三) 刺于胸部的胸纹；
- (四) 刺于手上的手纹；
- (五) 刺于腿上的腿纹；
- (六) 刺于背部的背纹；

黎族分五个方言系，即润方言、哈方言、杞方言、美孚方言、赛方言。其中赛方言的文身已经灭绝……

随着黎族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交流，黎族特有的这种妇女文身如今已经很少看到了。现在年轻的黎族女孩已经不再文身，只有在深山中的部分黎族村落里一些50岁以上的老人身上还能看到这种原创性文化现象。

目前这些老人只剩下2 000多人，再过十几年的时间，这种特有的文身文化就会永远消失了。文身手艺也正在失传，我们将只能在历史中去回味了……

——编者按



张杰

共青团十六届中央委员
海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
海南日报摄影记者
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2003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学专业。就职于海南日报社。专职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曾受报社特派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多次受邀远赴南非、英国等国家，分别担任第58届、第60届、第61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唯一官方摄影师。2009年随同温家宝总理出访朝鲜。多次参与省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采访报道。个人摄影作品曾在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中国新闻奖摄影作品复评暨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年赛、全国省市区党报新闻奖、人民摄影大奖赛等国际国内专业摄影比赛中多次获奖；曾连续两届荣获海南新闻奖一等奖，多次获得海南新闻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篇。在多年的采访工作中，不断接触到海南黎族文化并产生浓厚兴趣。自2008年开始，坚持对黎族文身文化进行田野调查及专题摄影报道。



张昌赋

海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
海南省美协学术委员
海南省青年美协秘书长

海南大学美术教育本科毕业。现供职于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高级讲师；从事教育研究和教师培训工作。参加国家、省级教育技术、网络教研。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等科研立项多项。主持省、市级校容校貌、文明生态村或历史文化名村规划设计达300余项，封面设计、插图有《张岳崧诗文集》、《张岳崧传》等10余本。绘画创作作品2幅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及北京奥运会专题展。10多幅美术作品获省级展览金、银、铜奖或学术奖并发表于专业书刊。近几年，在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参加了全国历史文化名村规划建设工作。加深对海南历史文化特别是黎族文化研究和理解。参与黎族文身课题图谱绘制和现场音像摄制工作。

黎族研究： 一座有待开启的民族文化宝库

——《黎族研究大系》总序

约在3 000年前的商周之际，黎族先民就已定居海南岛，明清时，黎族已分布于海南全岛。目前，黎族人口125万多，在中国56个民族中黎族人口总量居第18位。在海南这方热土上，黎族人民生息繁衍，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璀璨而又独特的民族文化。

海南黎族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令人惊叹！它已经成为并将进一步成为考察海南民族史丰富而又重要的史料资源。

一直到清代，海南都是我们国家纺织工艺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其中黎族妇女织就的“广幅布”、“龙被”、“黎单”，曾长期是朝廷征调的贡品。流传甚广并收入小学课本的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故事，并非没有来历。今天，黎族织锦已经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黎族妇女文身的复杂图案与喻义至今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解说，而海南还有2 000多位文身妇女健在，这足以令世界的人类学家震惊：他们只有在传教士的素描和极其稀少的早期影像中，才能依稀看到其他民族的文身图案。更引人瞩目的是，我们从文身习俗的历史记载、文身的原初意义以及文身的图案艺术等方面，发现了琼、台两地先住民族源的相似性。琼、台先住民的文身、文面，其实都起源于骆越民族。从琼、台先住民文身、文面特点比较中，可以看到中国台湾岛、海南岛两大岛屿先住民的族群是同源异流关系（此前语言学家也从语音、词汇的历史比较中认为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同根同源）。2003年，在琼、台两岛少数民族的一个座谈会上，台湾泰雅族民意代表（台湾“立法委员”）林春德说：“我寻遍大江南北，不意今天知道黎族文身有这么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我们泰雅族和黎族在文身这一点上表明我们是同一个祖宗！”此后促成了琼、台两岛少数民族多年的“三月三”大聚会。

黎族文化研究的现状与黎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当藏学、蒙学、满学等已经成为世界级显学的时候，“黎学”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有太多的文化谜团等待破解，有太多的历史缺失亟待还原。在她的身边到处都是有待开掘的文化宝藏。

从学术角度对黎族民族文化的考察，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初形成高潮。在这期间有些学者做过一些调研，出版过数种著作，如法国人萨维纳及德国人史图博等，中国学

者如刘咸、岑家梧、李俊新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 1931 年至 1932 年两次到海南黎区做田野调查，并于 1937 年出版了德文著作《海南岛民族志》。此外，还有日本占领海南期间，日本教授冈田谦和尾高邦雄调查并撰写的《黎族三峒调查》，助理教授小叶田淳编写的《海南岛史》等著作。其后，国际汉学界和人类学界对黎族文化的研究，因各种原因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少数民族研究机构，特别是广东省的一些民族研究学者，对海南黎族曾进行过规模比较大的综合考察。在此类考察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中南民族学院调研组，在 1954 年 7 月至 1955 年 1 月间对海南 22 个黎族村点的调查，其调研论文结集为《海南黎族社会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省课题组民族研究学者于 1956 年 11 月至 1957 年 2 月对海南黎族村落的调查，其成果结集为《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 1986 年出版）。这两部著作对新中国的黎族研究起了奠基石的作用，是其后黎族研究绕不开的阶梯。但也应该看到，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学术视野，这些论著或调查报告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原广东省的一些黎族研究学者陆续转向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中央的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下属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虽然也有黎学研究人员和课题，但大都处于个别和个案的研究状态，科研成果稀少，难以对黎族文化进行大规模和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工作。进入 21 世纪，黎族研究进入第二个繁荣期，研究项目和成果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增长，大量有关海南的英、日文资料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出版的成果仍然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相当多的著述还停留在概括和宣传介绍层面。在全国民族研究的大格局当中，黎族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权威和标志性成果。

随着现代化浪潮由城市推向乡村，黎族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正在加速从现实生活中退出。从保存祖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说，对黎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挖掘整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1956 年至 1957 年，广东黎族考察组在毛道乡调查时发现：“纺织和制陶是女子的事情，凡 14 岁以上的女子，都能纺织花纹比较简单的桶，有 15 个中年以上的妇女会制陶器。”在 2003 年对黎族地区的考察中，我们了解到只有 10% 左右的

妇女还懂得一些传统的手工纺织工艺，真正精通纺织技术的人更少，而民族制陶工艺已基本失传。

现代化的浪潮正在迅速改变黎区的面貌。五指山深处的水满乡——海南省最偏远贫困的乡镇之一，也在1986年开始接入电视信号，1997年初开通了长途直拨电话，2000年初中国移动电话开通，这个昔日封闭的山乡正在迅速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黎族传承了上千年的民族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其中很多物质民俗和文化民俗的遗产，如不加以抢救性挖掘与整理，必将永久消亡。比如，大量未记录的原生态的歌谣和音乐，各种传统节庆与宗教礼仪，抗风防震的“船形屋”，色彩绚烂的黎锦等等，都面临着永远消失的危险。这对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还有文身的黎族妇女，大都在50岁以上，民间歌手、巫师、“鬼公”、织锦艺人等黎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均处高龄，不断有人辞世。

60年前，黎族的典型建筑“船形屋”基本消失。

50年前，黎族妇女不再文身。

40年前，黎族的制陶工艺失传，黎族的传统生产工具消失。

30年前，黎锦的印染工艺失传，黎族服饰退出生活领域。

20年前，黎族传统的生活用具消失。

正在消失的还有：黎族古歌，特别是记录黎族口传史的“祖先歌”，黎族的踞腰织机，黎族的传统音乐和乐器，黎族的传统纹饰等等。

抢救保存黎族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在保留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开掘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这项艰巨而重大的工程早一天启动，就会多一分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

黎族的主要聚居地是海南岛，中国的黎族研究在少数民族研究大背景中，也处在薄弱环节，对黎族的综合考察研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人类学、民族识别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在学术史上更是具有填补当代民族学研究空白的意义。中国学术研究缺失少数民族研究是不完整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缺乏黎族研究是有缺陷的。黎族研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短板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借助海南大学进行重点学科建设的契机，我们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黎族传统

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专家学者们为此专门深入黎区进行田野考察，此次编辑出版的《黎族研究大系》就是他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继续出版下去，大体形成系统的黎族传统文化研究框架。

民族文化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符号文化和观念文化四个层面，第一种属于物质文化，后三种基本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黎族研究大系》出版的第一批书目有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也有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主要集中在前人较少涉猎的研究领域。

1. 《绣面与雕身：黎族文身文化研究》 黎族的文身，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艺术结晶，是黎族历史上的凝聚力、号召力、生命力的标志。今天，黎族老年妇女身上还保留着文身的历史印痕。这些用血肉彩绘的斑斓图画，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无与伦比。本书作者前后三年深入黎族地区，走访拍摄了黎族五大方言区中仍有文身的润黎、美孚黎、哈黎及杞黎老人的照片及其文身纹素图案，并论证了不同方言文身纹素的代表纹理及所蕴含的特殊意义。

2. 《符号与记忆：黎族织锦文化研究》 本书系统整理研究国内外黎锦纹样现有成果，并实地走访了海南省黎族五大方言 23 个村寨，在此基础上系统甄别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黎族传统筒裙 163 条，绘制完成 539 种形态各异的纹样，完整涵盖了动物纹样、人物纹样、植物纹样、字符纹样、复合纹样、几何纹样等诸多种类，并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及文化阐释和符号学理论，从黎锦蛙纹、人形纹等纹样入手，全面分析了黎锦纹样所内蕴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符号意义与社会文化内涵。

3. 《“治黎”与“黎治”：黎族政治文化研究》 黎族、汉族关系是历代治理海南岛必然会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本书从政治文化研究视角探讨从西汉至清朝历代王朝治理海南岛之政策与措施，以及这些政策与措施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以及黎族人民对此的接纳与反抗，以期以史为鉴，为今人提供一种历史的眼光。

4. 《“查禁”与“除禁”：黎族“禁”习惯法研究》 “禁”习惯法在黎族传统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书基于实证调查，从法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禁”习惯法在黎族社会

中产生、发展、兴盛以及衰落、消亡的全过程，书中运用了“娘母”、“道公”、“禁公”、“禁母”、“无意禁人”、“有意禁人”、“查禁”、“除禁”、“禁包”、“披席”、“洗身”等等众多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概念，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黎族传统生活的画卷。另外本书还细致地分析了黎族传统社会生活表象背后内、外多种矛盾的冲突与妥协，白巫术与黑巫术、巫术与医学、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习惯法与国家法，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神秘的黎族传统文化的钥匙。

总之这套《黎族研究大系》丛书既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又切实扎实地进行田野调查，而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也是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希望这套丛书能在前辈学者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可以为中国“黎学”的兴旺助一臂之力。

感谢《黎族研究大系》丛书分别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上海文化基金资助项目，感谢海南大学予以本丛书海南省重点学科建设资金支持，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艰辛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是新时期海南黎族研究的开拓者，此次入选的“黎族文身”研究是这对夫妻教授多年黎族考察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该课题领域目前资料最翔实、考据最充分的著作。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对本套书倾注的极大热情和支持，姚铁军先生、焦贵平女士认真专业、细致的工作，为本丛书编写和修改提出大量宝贵的意见。正是在他们的积极策划和认真参与下，本丛书历经数载，反复打磨、修改，终成正果。感谢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委员会委员、获得各种美术装帧大奖的袁银昌同志为本书承担装帧设计。看着凝聚着大家心血、大气又雅致的《黎族研究大系》丛书，不能不有空谷足音之感。欣喜之余，略表衷心感谢。

是为序。

孙绍先

2011年6月30日于海口新埠岛

序 言

海南岛黎族女性的文身习俗为什么能延续数千年

周伟民 唐玲玲

在中国多民族的民族大家庭中，聚居在海南岛中西部的黎族是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民族。黎族聚居地富饶美丽，十分迷人，这里淳朴的民风、深厚的人文传统令人神往！

黎族是海南岛的先住民。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多长时间，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据历史记载，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直接登记数）全国黎族人口为 124.78 万人，其中海南省有 117.22 万人，分布在 3 个市和 6 个自治县：热带风光旅游城市三亚市、因为翡翠城而著称的五指山市、有悠久人文历史的东方市，另外，有位于海南岛中部黎母山麓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五指山南麓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古时珠崖郡地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在昌化江边的昌江黎族自治县、处在黎母山脉西北麓的白沙黎族自治县。这 9 个市县，地处海南岛中西部的热带雨林中，黎族人民世代适应层峦叠嶂的高山环境，在荒山野地里闯荡求生。至今黎族大部份人民仍生活在坡度陡峻、地形崎岖、山峦环绕的村寨里。

黎族是一个聪颖、智慧的民族。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就必须走向田野，因为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有很好的记忆力，往往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记忆来传承生活经验的历史。他们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今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海南省有相当多的项目出自黎区。如 2010 年中国获得三项急需保护项目，其中第一项就是黎族传统的纺、织、染、绣技艺。此外，黎族还有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概括为一种全民族的基本信仰：山养我，我养山。他们从来不破坏自然，非常敬畏大自然。黎族的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并设想保护神力量无比巨大，因此，他们敬畏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去征服大自然，或是与其斗争。黎族人人与人之间也是和谐相处的。因为多数黎族人民生活在大山里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简单生活，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黎族的“奥雅”常说，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有两种像汉族甲骨文一般的民族标志，一是织锦，一是文身。断发文身是几千年来有史料记载的黎族妇女的习俗，是黎族先民百越族的一种习俗。这一点，《史记》最先作记述，后来的《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说，古百越族“其俗断发文身”。传说这种习俗是古越人的一支，即黎族先民渡海时为避免水中蛟龙之害而兴起的。关于文身习俗的起因还有很多。流传得最广的，要数《海南黎族民间故事集》中所记载的一则《刺脸》的故事。这是一则美丽而又哀怨动人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白石岭脚下有一个小村寨，有一对夫妇，人都快50岁了，才养了一个女儿，这把老两口乐得整天合不拢嘴。老两口给女儿取了个吉祥的名字：荷仙。生活虽然清贫，但有荷仙在身旁，他俩就感到很幸福。

荷仙越长越美丽，花儿见了她低头；她一出来，月亮就躲到云层里去了。

荷仙的歌喉美妙极了，她要是在树林里唱起山歌，林中的百鸟也停止了歌唱。荷仙很勤劳，心灵手也巧，里里外外的活儿她全能干，她织出的筒裙比彩虹还美呢。白石岭周围和远方的小伙子，来向她求亲的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秋天来了，有一天早上，荷仙的父母因事不能去看守山兰园，荷仙就代替父母去守山兰园。她不停地打“叮咚木”驱赶野鸟和山猪，保护快成熟的山兰稻。突然，从山兰园旁边的森林里，窜出一只大黑熊，直向荷仙扑来。荷仙大吃一惊，要跑，跑不了。她急忙大声呼救，可是这深山老林里又有谁能听见呢？这可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有爬上为守山兰园建的小屋顶上去。荷仙刚爬上小屋顶，大黑熊就扑到小屋子下面了。它用力摇着桩子。因为屋子小，被大黑熊一摇就晃动起来，眼看就要塌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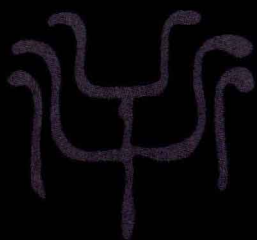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只听“嗖”的一声，不知从哪儿射来一支箭，正中黑熊的眼睛。大黑熊暴吼一声，放弃小屋子而寻找射它的人。“嗖嗖”又是两箭射在大黑熊身上，大黑熊倒在地上乱翻滚，绝望地吼叫着。荷仙正在猜疑，只见一位英俊的青年猎人，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跳出来，直奔大黑熊。他用尖刀在大黑熊身上再插几刀，只见大黑熊挣扎几下就不再动弹了。

“阿哥，那熊死了吗？”荷仙害怕地问青年猎人。

“它中了我的毒箭，再加上几刀，已经死了。阿妹，你下来吧。”青年猎人答着，上前扶助荷仙从小屋顶上下来。

“谢谢你救了我，阿哥，你家在哪里呀？”荷仙说着，她自己的脸像熟透的苹果般红了。“我叫劳青，家住在木棉岭。今早因追赶一只野猪才到这里来，可巧遇上这只大黑熊。”就这样，他俩在山兰园里愉快地聊了很久很久，彼此倾吐爱慕之情。

荷仙的美丽，早就传到峒主贺卓的耳朵里了，但他还未见过荷仙。有一次，贺卓特地来到白石岭的小村寨，刚好见到荷仙担着竹筒去打水，贺卓原是个酒色之徒，见到这天仙似的姑娘，眼睛忘



了眨，涎水流了三尺三。峒主叫媒婆送槟榔来求亲，恰巧这一天劳青也托人送槟榔来定亲。荷仙收下了劳青送来的槟榔，把峒主的槟榔退了回去。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峒主一听媒婆的报告，火冒三丈：“这山区百余里，我想娶谁就娶谁。她敢不同意，就别怪我无情了！”随后就叫峒丁打手准备去抢荷仙。这事被好心的人通报给荷仙家。老人家怕女儿受害，叫荷仙快躲到山里去，但荷仙不愿丢下老人自己走。峒主贺卑带着峒丁打手来了，荷仙才从后门离开了家。贺卑闯进荷仙家里，找不到荷仙，就逼着两位老人交出人来。老阿爸死也不说，结果被峒丁打翻在地，口吐鲜血，含恨而死。老阿妈向打手扑去，也被打倒在地，翻了几翻也不动了。荷仙听到村里闹哄哄的，想回去看看，又听到贺卑吼叫着指挥峒丁找她，她只好流着眼泪向深山里奔去。走不多远，就听到后面有人在追赶，她拼命地跑，心里更加迫切地思念恋人劳青：“劳青啊劳青，你在哪里呢？现在你要是在这里就好了，你会为我报仇的。”荷仙跑累了，倒在山兰园的小河边，再也跑不动了。她伤心地大哭，她想只因自己长得美，不然也不会有今天。她一气之下，就用长满荆棘的野草在自己娇嫩的脸上和手上、脚上乱刮乱刺，又用木炭涂上去，峒丁赶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荷仙连拖带推地押到贺卑的家里。

再说劳青，这天早晨他也来荷仙家，由于路途远中午才赶到，当他赶到荷仙家，眼前的惨状使他大吃一惊：两位老人已被人打死，荷仙也不知下落。他向乡亲们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经过，他告别了众人，奔出村去找荷仙。高山深谷、老林河沟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荷仙。他气愤地要去找峒主算账，当走到半路，看见乡亲们拥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向他走来。突然，那位姑娘直向他奔过来，投入他的怀里大哭：“劳青哥，可把你盼来了！”这一举动，使他吃惊不小。他慌忙推开那姑娘，上下端详：多么熟悉的脸孔啊！可是姑娘已成了大花脸，手脚上也是血迹斑斑：“你是荷仙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劳青不解地问。“劳青哥，你认不出我了吗？为了我们的爱情，我才变成这个样子。不然，就给可恶的峒主抢走了！”荷仙悲痛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原来峒丁把她抓回去交给峒主贺卑，贺卑很高兴，令女奴给荷仙洗澡洗脸，准备强迫成亲。但当贺卑看到荷仙已成大花脸，木炭已渗入姑娘的皮肉里，任凭怎么洗也洗不净了，不再像原来那么美了，难道有钱有势的峒主还要娶这样的女人当老婆吗？不行，不行！美女有的是。于是，贺卑叫女奴把荷仙赶出门去。劳青听了荷仙的叙述，肺都气炸了。他拿起弓箭就要去找峒主为荷仙一家报仇，被众乡亲拉住，苦苦相劝才把他劝住。



劳青和荷仙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双亲。后来他们成了亲，由于他们真诚相爱，生活过得比蜜还甜。

从那时起，黎族女孩自六七岁开始，就由大人带到深山里去刺脸、纹手脚，为的是不要让像贺卑那样的恶人再来抢劫了^①。

诸如此类，关于文身的传说还有多种，就不再赘引了。

何谓文身？邢关英《黎族》一书中，说得非常简要。

文身，即在人的皮肤上用尖利之器刻图案，使色素渗入皮下，留下永久性花纹。由于颜料以墨色为主，如墨行文，所以称“文身”，或称“黥”、“扎青”、“雕题”等。黎语称文身为“打登”、“登欧”、“横欧”等。黎族妇女一般在十二三岁便择日刺纹，先用野生红白藤针刺痕，然后涂上野生红白藤汁，即呈现蓝色线纹。

黎族文身范围，包括脸、手、胸、脚和小腿等各个部位。有鸟兽、花卉等各种图形。脸纹一般以口为中心，两眼作准点，额为基部。两颧是各种对称斜纹线，其中多直线斜纹、曲线斜纹和三角形斜纹等；下颧纹比两颧纹复杂，通常为半圆形、椭圆形或圆形组成。手有两臂纹和手背纹，腿有大腿纹和小腿纹，这两种图形和纹理颇多相似，一般以横线为主，另配以其他纹理，形成砖墙形、树林形、瓜果藤形和由实点虚圈组成的多种纹形。两腿的花纹相同者颇多，而两臂和两手背则每每各异，甚至一手背有之，另一手背则无。黎族妇女不文身就觉得不美，男子看不起，不娶。^②

探讨文身习俗，是人类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这种习俗，不是黎族族群所独有；独特的问题是，为什么海南黎族女性的文身习俗延续了数千年？

文身是世界性的。这是一个古老的课题。笔者2008年秋冬时节，接受夏威夷大学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夏威夷本土进行田野调查，希望能找到太平洋地区岛屿和海南岛黎族大体相似生活状况的古老民族——波利尼西亚人，在田野中研究比较这两个民族之间文身习俗。结果，

①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甘工岛的故事》[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61。

② 邢关英：《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48-49。

在岛上一个文身的波利尼西亚人也没有见到！据当地人说，这些土著都集中住在一个海岛上，而这个岛屿一般是进不去的。笔者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毕士普博物馆、书店等处四处寻找，有幸获得一些书面资料。

波利尼西亚人在数千年前与黎族一样存在文身习俗。19世纪初叶乔治·H·冯·朗斯多夫于1813年在伦敦出版的《在世界各地航海和旅行》一书中，叙述了南太平洋文身的情况。他写道：“南太平洋岛民最引人注目的，也最有意思的做法是对他们的裸体进行装饰，通过穿刺方式，按他们的语言就是‘拓涂’，即文身。这种装饰方法在地球上许多民族中都很常见，应该比从前更加得到旅行者的注意。毫无疑问，十分令人吃惊的是，各民族相隔遥远，其间亦无任何交流，却在做法上息息相通。在地球已知的所有民族中，没有谁像华盛顿群岛（马克萨斯群岛）的居民那样把文身艺术推到如此完美无缺的程度。”^①在19世纪发现夏威夷岛以及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的是英国人詹姆斯·库克船长。当时有博物学家约瑟史·班克斯跟随库克到太平洋群岛，他沿途发现和描写、绘制波利尼西亚人的文身，至今为后人留下无以伦比的艺术珍品。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留下照片！

笔者也特地到台湾花莲县访问了田贵实先生的“泰雅纹面文史工作室”。这个规模不小的工作室，墙壁上挂满了他千辛万苦拍摄的文面老人的相片。田贵实先生向我们介绍泰雅族的文面文化，并透过这些文面老人的口述历史，让参观者认识早期泰雅族群的生活面貌。每一位文面老人的生命史，就像一个族群部落的文化史。台湾“中央研究院”何廷瑞先生的《台湾土著诸族的文身习俗之研究》，马腾岳《泰雅族文面图谱——关于泰雅族的文身习俗的文化研究、口述历史与摄像记录》等专著，清楚地说明了台湾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们，对台湾土著尤其是泰雅族的文身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并取得了颇具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

我国西南部的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文面独具一格。但在2004年6月30日《北京科技报》所登载的沈醒狮、沈彤《寻找最后64位文身女》的文章中，说此前的七年，该地文身女人仅存64人。云南省傣族文身人数保留下来的也极少。也就是说，世界各地，尤其是南中国海沿岸、太平洋地区以及中国西南部自古以来有文身习俗的地方，目前仍健在的文身的先住

① 乔治·H·冯·朗斯多夫，在世界各地航行和旅行[M]。伦敦：出版者不详，1813。